

或者说是它的酝酿期。

魏晋南北朝

中国古典公案小说

的「清」佚与「公」相结合的作品，不妨说

案小说的萌芽。

中唐至五代

奇

小说与法医学

的公案故事

(一)

此时公案小说已

施公案

到宋代，

随着城市人口的激增，

阶级斗争

张作

题刑民事案件的

增多以及市民在审美趣味方面的新需求（喜欢听离奇曲折、触目惊

故事）

，公案作品便大量产生，

品种增多，

色彩斑斓，

艺术上

青少年

图文阅读版

可以说，这是公案小说的成熟期，或者说是它的早期。

公案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青少年
图文阅读版

中国古典公案小说

施公案

(一)

張仲創

题刑民事案件的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施公案. / (清)佚名 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2

(中国古典公案小说)

ISBN 978-7-204-09806-4

I. 施… II. 佚… III. 侠义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5752 号

中国古典公案小说

施公案 (一)

(清)佚名 著

责任编辑 成如梅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60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806-4/I·2091

定 价 118.00 元(全四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一回	胡秀才告状鸣冤 施贤臣得梦访案	1
第二回	探消息知县看办会 请僧尼公差下说辞	5
第三回	公差请凶僧 守府助贤臣	7
第四回	水獭无知公堂告状 商人大意钱铺昧银	8
第五回	县主判断曲直 民妇言讲道理	9
第六回	施公审银子 断姜酒烂肺	10
第七回	瞒银倒罚银 碰死真烈妇	11
第八回	审决真情用刑具 替前夫申冤雪恨	12
第九回	捉拿僧尼盗 土地祠判鬼	13
第十回	诱哄恶人的实言 吩咐重刑审凶徒	14
第十一回	拿王婆结案 僧尼等念经	15
第十二回	县衙念经办会 僧尼行香游街	16
第十三回	施食台上开法 军民进衙看会	18
第十四回	二役复入莲花院 两官再三定宁计	18
第十五回	众盗饮酒在高楼 二差定计倒扣门	19
第十六回	小和尚实诉 遭难妇有救	19
第十七回	状告泥土地 哑巴喊冤枉	20
第十八回	告土地人诉苦 哑巴着急难言	21
第十九回	地藏庵出异事 尼姑隐匿人头	22
第二十回	审老道追逼首级 转拿人究问真情	23

ZhongGuoGuDianGongAnXiaoShuo

第二十一回	判断异事相连 人命又套命案	24
第二十二回	贤臣判结案 行文斩众凶	25
第二十三回	判案已毕等回文 断女子亲父收领	25
第二十四回	螃蟹鸣冤枉 飞签拿老庞	26
第二十五回	当堂申文详报 判哑巴打手式	27
第二十六回	清官参透手式 巧判哑巴奇冤	28
第二十七回	俟天明往审土地 问老者赖亲结案	28
第二十八回	解开螃蟹情弊 差人访拿凶犯	30
第二十九回	戚胡子告妻 黑犬闯公堂	32
第三十回	飞贼书房行刺 施公言明大义	33
第三十一回	庆贺三官唱戏 栋梁巧遇拿“我”	34
第三十二回	王梁要伏旧路 王栋劝解粗心	35
第三十三回	义士保贤臣 私访关家堡	36
第三十四回	风吹檐前瓦 七人告土豪	37
第三十五回	施公收民状 改姓又私访	38
第三十六回	王仁巧遇车乔 豪奴识破贤臣	39
第三十七回	贤臣入虎穴 吊打问口话	40
第三十八回	回县审豪霸 举监闹公堂	42
第三十九回	严讯三片贼 细问受害情	43
第四十回	施公修家书 差施忠上京	44
第四十一回	州文催办事 县尊瞧来文	46
第四十二回	施公审木柜 戚胡子弃妻	47
第四十三回	书吏出柜外 施公回县衙	48
第四十四回	贤臣审竹床 判断告妻案	49
第四十五回	气恼黄杰士 智擒三水寇	50
第四十六回	巧折辩服众 救孤寡回家	52
第四十七回	仗乡绅巧言折辩 差二府追问奸夫	54
第四十八回	讲论古典服众 一验寒暑明冤	55

第四十九回	众商人堂前请拜 不白人洗却沉冤	56
第五十回	遵古验寒暑 因节赐旌表	57
第五十一回	施安报凶信 施公痛义士	59
第五十二回	水寇孤店贪杯 施忠展翅擒贼	60
第五十三回	众寇得凶信 会议江都县	61
第五十四回	杀场斩众犯 骑马闹江都	62
第五十五回	州县官闻志 捉风审小鬼	63
第五十六回	州官罚县把门 硬驳众官礼物	64
第五十七回	传四邻问话 各人报姓名	66
第五十八回	三衙奉命催审 蛮人心怀忿恨	68
第五十九回	奸夫与尼对词 判结人头公案	69
第六十回	判明妇人头 回复见州尊	69
第六十一回	皇恩诏贤臣 回京都引见	71
第六十二回	三人意懒心灰 商议告归林下	73
第六十三回	十里亭乡宦钱行 桃花店得信心慌	74
第六十四回	恶虎庄遇寇 聚义厅报仇	75
第六十五回	见骡夫驮轿心惊 越墙找寻施县主	77
第六十六回	镖死武天虬 自刎濮天雕	77
第六十七回	好汉救贤臣 天霸叙旧言	78
第六十八回	施忠见二嫂 火烧恶虎庄	79
第六十九回	贤臣心下疑 侧耳细听音	80
第七十回	顺天府到任 秧歌脚出境	82
第七十一回	施公准告金 退堂回私宅	83
第七十二回	贤臣跪提督 陶公求贤臣	84
第七十三回	撞见陶提督 私放对子马	85
第七十四回	见书收礼物 面君奏国律	86
第七十五回	皇上准题本 恩赏一年俸	87
第七十六回	兄欺弟昧银 告当官灰心	88

ZhongGuoGuDianGongAnXiaoShuo

第七十七回	拿火头门斗之妻 因奸情究出陈蚕	90
第七十八回	当堂审张氏 张氏吐真情	90
第七十九回	瞎子生心讹诈 清官审断铜钱	92
第八十回	淫妇忘八进衙 母女当堂对词	93
第八十一回	贪色借年貌 替娶亲得妻	94
第八十二回	小西来报机密 男女进衙告状	95
第八十三回	王振吐实话 玉山道真情	96
第八十四回	翁婿当堂实诉 贤臣问得隐情	98
第八十五回	二衙役投批 开中门迎接	99
第八十六回	凶僧抢少妇 锁拿李太岁	101
第八十七回	关太施英勇 倭刀破双拐	102
第八十八回	施公回奏圣君 顺天当堂发放	103
第八十九回	为政有功升仓厂 行路偶遇盗官粮	104
第九十回	访恶霸仓厂除害 行善事罗汉临凡	107
第九十一回	索御史潞河巡漕 众官员射箭赌钞	109
第九十二回	施贤臣设计请客 索御史暗恼忠良	111
第九十三回	索御史惧参请罪 施贤臣假审庖人	113
第九十四回	至尊下郊祈甘雨 番僧妄想讨御封	114
第九十五回	张洪教擒拿妖怪 甘忠元控告潞龙	116
第九十六回	张洪教暗进雨坛 傻和尚明警世界	118
第九十七回	众水怪行雨助威 金甲神持鞭保驾	121
第九十八回	惧诏问妖僧谎奏 破邪术天师出班	122
第九十九回	张手雷法台驱邪 掷铁牌龙潭致雨	124
第一〇〇回	王灵官拿妖缴令 番僧法坛现原形	127
第一〇一回	施贤臣遵旨求雨 傻和尚闭锁空房	129
第一〇二回	念歌谣助雨济世 种银苗遁迹归山	131
第一〇三回	众仓户巧蒙作弊 施大人复申牌示	133
第一〇四回	奏条陈仓上守法 施大人领命出巡	134

第一〇五回	入京师贤臣陛见	扮客商私访民情	137
第一〇六回	少妇送殡露破绽	恶霸行路逞威风	139
第一〇七回	走漫洼小西取水	逢贼寇贤臣遇灾	141
第一〇八回	众盗寇嘲笑对句	关小西闻信惊心	143
第一〇九回	商家林贤臣被困	三义庙义士发风	145
第一一〇回	施大人被绑明柱	关义士独闯贼巢	146
第一一一回	关小西轻冒锋刃	施按院暗惊魂魄	149
第一一二回	小银枪鏖战关太	众绿林箭射施公	150
第一一三回	飞山虎喝退群伙	众草寇拜叩大人	153
第一一四回	贺义士随往山东	施钦差住宿济南	154
第一一五回	请天霸行路遇险	施贤臣住店逢贼	156
第一一六回	刁氏女几年得利	张豹儿一旦遭擒	158
第一一七回	飞山虎贼店遇友	施大人觅径求贤	160
第一一八回	鸿雁三声奇冤有救	新坟一祭旧恨方消	163
第一一九回	朱蠹妇直言无隐	郑公差应变随机	166
第一二〇回	传邻右曲直共证	听堂词泾渭皆分	168
第一二一回	冯大生图财害命	金有义提审出监	169
第一二二回	众官按户口造册	千总报漕运米粮	171
第一二三回	贺天保备兵擒寇	方小嘴设计抢粮	173
第一二四回	众官兵捆送方成	贺义士力追于六	175
第一二五回	飞山虎被抓亡身	赛袁达中镖落马	177
第一二六回	见稻穗拟名派差	听民词新闻恶霸	179
第一二七回	误差使班头遭谴	求闪批家口收监	181
第一二八回	张岐山割肉见怪	王朝凤饮酒得差	183
第一二九回	激将法巧烦好汉	探隐情偶遇佳人	185
第一三〇回	李醉鬼冤沉得释	韩道卿恶满遭擒	188
第一三一回	关好汉下帖吃惊	黄庄头闻名添喜	190
第一三二回	关小西假请恶霸	赛郑恩暗算忠良	192

ZhongGuoGuDianGongAnXiaoShuo

第一三三回	朱光祖行刺遇友	黄天霸信义全交	194
第一三四回	赛时迁暗保贤臣	施大人诓捉恶霸	196
第一三五回	关小西押送回衙	施大人候旨问罪	198
第一三六回	响号炮斩黄隆基	接皇宣审吴进孝	200
第一三七回	乔三脱逃黄关请罪	施公出示官役搜人	202
第一三八回	拿恶奴朱亮献功	赴市曹囚徒枭首	204
第一三九回	贤臣遣小西请客	天霸寻王栋出城	206
第一四〇回	忠心感神圣托梦	州衙看案卷察情	207
第一四一回	主仆闲谈说梦景	贤臣改扮访民情	209
第一四二回	酒肆闻霸道名姓	路遇得恶徒真情	211
第一四三回	恶阎王诓请相面	施贤臣巧用说词	213
第一四四回	乔四怒激罗似虎	恶霸拷打施大人	215
第一四五回	张才求情暗救贤臣	小西下帖巧逢天霸	217
第一四六回	活人命得知消息	救恩官暗探吉凶	220
第一四七回	黄天霸踩访贼宅	恶家奴谋害贤臣	222
第一四八回	城隍土地作护法	白狐大仙引路途	224
第一四九回	闻警恶阎王逃走	奉差黄壮士追亡	227
第一五〇回	黄天霸独战众寇	金大力巧遇英雄	229

第一回

胡秀才告状鸣冤 施贤臣得梦访案

话说江都县有一秀才，姓胡，名登举。他的父母为人所杀，头颅不见。胡登举合家吓得胆裂魂飞，慌忙出门，去禀县主。跑到县衙，正遇升堂，就进去喊冤。走至堂上，打了一躬，手举呈词，口称：“父师在上，门生祸从天降。叩禀老父师，即赐严拿。”说着，将呈词递上。书吏接过，铺在公案。施公静心细阅。上写：

具呈生员胡登举，祖居江都县。生父曾作翰林，告老家居，广行善事，怜恤穷苦，并无苛刻待人之事。不意于某日夜间，生父母闭户安眠。至天晓，生往请安，父母俱不言语。生情急，踢开门户，见父母尸身俱在床上，两个人头，并没踪影。生忝居学校，父母如此死法，何以身列校庠对双亲而无愧乎？为此具呈，嚎啕老父师大人恩准，速赐拿获凶手，庶生冤仇得雪。感戴无既。沾仁。上呈。

施公看罢，不由点头，暗暗吃惊，想道：“夤夜入院，非奸即盗。胡翰林夫妇年老被杀，而不窃去财物，且将人头拿去，其中情由，显系仇谋。此宗无题文章，令人如何做法？”为难良久，说道：“即委捕厅四老爷，前去验尸。你只管入殓，自有头绪结断。”胡秀才一听，只得含泪下堂，出衙回家，伺候验尸。

且说施公吩咐速去知会四衙，往胡家验尸呈报，把呈词收入袖内，吩咐退堂。进内书房坐下，长随送茶毕，用过了饭，把呈词取出，铺在案上翻阅。低头细想，此案难结。欠身伸手，在书架上拿了古书一部，系《拍案称奇》，放在桌上要看；对证此案，即日好断这没头之事。将《拍案称奇》，自头至尾看完，又取了一部，系海瑞参拿严嵩的故事。不觉困倦，放下书本，伏于书案之上，朦胧打睡。梦中看见外边墙头之下，有群黄雀儿九只，点头摇尾，唧哩喳喳，不住乱叫。施公一见，心中甚惊。又听见地上哼哼唧唧的猪叫；原来是油光儿的七个小猪儿，望着贤臣乱叫。施公梦中称奇，方要去细看，那九只黄雀儿，一齐飞下墙来，与地下七个小猪儿，点头乱噪。那七个小猪儿，站起来，望黄雀拱抓，口内哼哼乱叫。雀噪猪叫，偶然起了一阵怪风，把猪雀都裹了去了。施公梦中一声惊觉，大叫说：“奇怪的事！”施安在旁边站立，见主人如此惊叫，不知何故，连忙叫：“老爷醒来！醒来！”施公听言，抬头睁眼，沉吟多时。想梦中之事，说：“奇哉！怪哉！”就问施安这天有多时了。施安答道：“日色西沉了。”施公点头，又问：“方才你可见些什么东西没有？”施安说：“并没见什么东西，倒有一阵风刮过墙去。”施公闻言，心中细想，这九只黄雀、七个小猪奇怪，想来内有曲情。将书搁在架上，前思后想，一夜未睡。直到天明，净面整衣，吩咐传梆升堂。坐下，抽签叫快头英公然、张子仁上来。二人走至堂

ZhongGuoGuDianGongAnXiaoShuo

上,跪下叩头。施公就将昨日梦见九只黄雀、七个小猪为题出签差人,说:“限你二人五日之期,将九黄、七猪拿来,如若迟延,重责不饶。”将签递于二人。二人跪趴半步,口称:“老爷容禀:小的们请个示来。这九黄、七猪,是两个人名,还是两个物名,现在何处?求老爷吩咐明白,小的们好去访拿。”言罢叩头。施公一听,说道:“无用奴才,连个九黄、七猪都不知道,还在本县应役么?分明偷闲躲懒,安心抗差玩法。”吩咐:“给我拉下去打!”两边发喊按倒,每人打了十五板。二人跪下叩头,复又讨示,叫声:“老爷,究竟吩咐明白,待小的们好去拿人。”施公闻言,心中不由大怒,说:“好大胆的奴才!本县深知你二人久惯应役,极会搪塞,如敢再行罗唆,定加重责!”二人闻言,万分无奈,站起退下去,访拿九黄、七猪而去。施公也随退堂。

施公一连五日,假装有恙,并未升堂。到了第六日,一早吩咐点鼓升堂,坐下。衙役人等伺候。只见一人走至公堂案下,手捧呈词,口称:“父师,门生胡登举父母被杀之冤,求父师明鉴。倘迟久不获,凶犯走脱难捉。且生员读书一场,岂不有愧?如门生另去投呈伸冤,老父台那时休怨!”言罢一躬,将呈递上。施公带笑道:“贤契不必急躁。本县已经差人明捕暗访,专拿形迹可疑之人,审得自然替你申冤。”胡登举无奈,说道:“父台!速替门生伸冤,感恩不尽!”施公说:“贤契请回,催呈留下。”胡登举打躬下堂,出衙回家。且说施公为难多会,方要提胡宅管家的审问,只见公差英公然、张子仁上堂,跪下回禀:“小的二人,并访不着九黄、七猪,求老爷宽限。”施公闻言,激恼成怒,喝叫左右拉下,每人打十五大板。不容分说,只打的哀求不止,鲜血直流。打完提裤,战战兢兢,跪在地下,口尊:“老爷,叩讨明示,以便好去捉人。”施公闻言无奈,硬着心肠说道:“再宽你们三日限期,如其再不捉拿凶犯,定行处死!”二差闻言,筛糠打战,只是磕头,如鸡食碎米一般。施公又说:“你们不必多说,快快去捕要紧。”施公想二役两次受刑,亦觉心中不忍,退堂进内。可怜二人还在下面叩头,大叫:“老爷,可怜小的们性命罢!”言毕,又是咚咚的叩头。县堂上未散的三班六房之人,见二人这样,个个兔死狐悲,叹惜不止,一齐说:“罢呀!起来罢!老爷进去了,还求那个?”二人闻言,抬头不看见老爷,忍气站起,腿带棒伤,身形晃乱。旁边上来四个人,用手挽架下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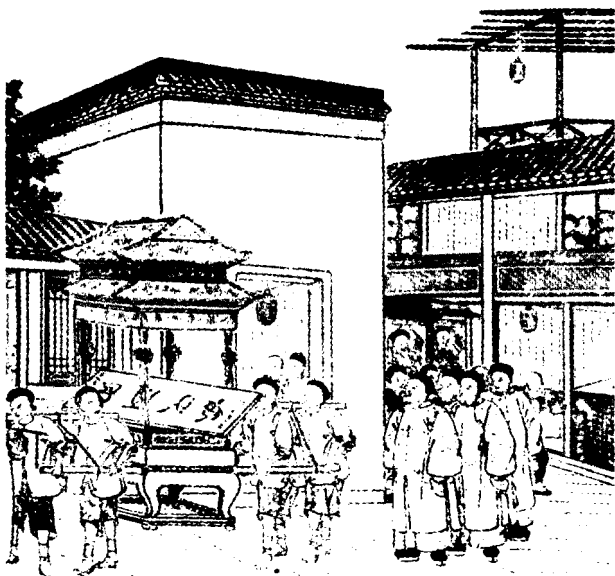
且说施公退堂,书房坐下,心中想:“昨日梦得奇怪:黄雀、小猪,我即以九黄、七猪为凶人之名,出票差人。无凭无据,真难察访。不得已,两次当堂责打差役,倘不能获住,去官罢职,甚属小事;怨声载道,而遗臭万年。”前思后想,忽然灵心一动,转又欢悦,如此这般方好。随叫施安说道:“我要私访。”施安听得,不由吓了一跳,口称:“老爷,如要私访,想当初扮做老道,熊宅私访,危及性命,幸亏内里有人救护。而今再去,内外人役,谁不认得?”施公一听,说:“不必多言,你快去就把你穿的破烂衣服取来,待我换上。”施安不敢违拗,只得答应。出书房到自己屋内,将破烂衣服搬出,送至老爷房内。

且说施公将衣换上,拿几百钱,带在身上,以为盘费之用。施公自到任后,没有家眷,只跟来施安等二人,衙内并无多人,还有两名厨子。施公吩咐晚饭用毕,趁着天黑,好出衙门,以便办事。吩咐施安小心看守,施安答应,随将主人悄悄送出,又对看门皂隶说道:“老爷今日出去私访,不许高声,快快开门。”施公步出,一溜一点而去。

施公正走中间,只见茶坊之内,一些人在灯下坐着吃茶。正往里面钻,走堂的见衣服破烂,不象个吃茶的客人,就出言不逊。施公一听,心下不悦,后又叹息:既然私访,计

ShiGongAn

较什么话？只作不闻。叫：“走堂的，快拿茶来，要用香片，快些泡来。无论什么点心，只管拿来，吃完照数给你门银钱。”走堂的闻言，就不敢轻慢了。随即送上茶来，并各式点心。施公坐着吃茶，侧耳听那些人言言语语。内中一人道：“你们这县内，老爷清正。自到任来，诸事廉敏，体恤民情，一方福星，真可谓青天！”众人说完，大家走散。施公一见，欠身将茶钱会清出店。夜晚路上人稀，忽然乌云密布，狂风大起，细雨纷纷，甚为焦急，又觉身疼，忽然想起：“我何不到城隍庙里去避雨投宿？”随即迈步前行，一溜一点来至庙前。瞧一瞧四顾无人，庙门紧闭。那雨密密而下，沉吟叹气，无奈何且在山门之下容身。可喜雨止云散，一轮月光，地湿难行。鼓楼已交三更，只觉身上寒冷，实在满目凄凉。贤臣只为民情，绝无反悔之处，只知为官与民除害，诚谓事君能致身，快乐而无怨。只愁胡宅人命，如何访出真犯，如何结案？耳内忽听交五鼓，堪堪黎明，一夜未眠，渐至天亮。见有往来行人，连忙起身，出了台阶，一溜一点，向街坊上走。把这顶破帽子按了个齐眉，纵然撞着熟人，把头一低而过，留神细访那土豪恶棍，以及那杀人凶犯。堪堪时交已刻，肚内饥饿。见有个饭店，正进去吃饭，迈步前走。那知掌柜的一见施公相似乞丐，浑身破绽，面目漆黑，一声大喝，叫：“那穷人不要进来！”施公一听，即住脚步，带笑回答，叫道：“掌柜的，不必口出恶言，我是照顾你的，并非讨饭之人。我如今会过了钱，然后吃饭何如？”说罢将钱取出交于柜上。于是才端东西来。施公一边吃，一边暗叹，正叹世情之薄，往外观看，见一个半老妇人，走到店前，又哭又喊。年纪约三十余岁，披头散发，脸上青紫。怀抱小儿，两眼流泪，口内数数落落道：“奴家现



ZhongGuoGuDianGongAnXiaoShuo

有千般怨恨，这段冤枉，活活屈死人了！欲去告状，偏偏的县主又病，衙门人拦住。我这屈情，挨到几时申冤？听说县老爷官清似水，谁知竟不坐堂了。未知病系真假。若是假病躲懒，有负皇恩，不理民词，枉为民之父母！明早我且去告，击鼓鸣冤，如再不准我告，我就一头撞死！”说完，又哭又骂。后面围绕许多人看。施公听见，暗说道：“好叫人不解！一个妇人，竟敢毁骂官府。但不知所为何情？待我出店跟他去，自得其详。”

且说访拿九黄、七猪二役，回到家中，吃酒商量，九黄、七猪的事情，竟无法访缉。子仁说：“英兄，咱二人日期都忘了。你我歇一夜，明日假装乞丐，再于城里关外，日夜巡访。不怕为难事，只怕不专心。”公然闻言，点头道：“既办公事，要自己竭力。”二人酒饭都已吃完，安息一宿。次早起来，即忙改扮停当，同出门去，要访九黄、七猪的消息。子仁说：“今日乃是七月十五日，往年江都县里，关外观音院寺，我见办会的不少。我二人现未访着囚犯，何不到此关外莲花院庙中走走？”英公然答应：“使得。”二人一同迈步，直向庙而来。登时到了门首，看一看清门净户，并不办会。二人立了一回，见庙中角门内，走出两个小沙弥来。留心细看，但见：大的约有十五六岁；小些的有十一二岁，个个生得唇红齿白，即如小女孩一样。一个手拿扫帚，一个手拿斗箕，嬉嬉笑笑，走至山门以外。二差看见，忙忙让开。两个小和尚抬头看见二人，身上褴褛，点头叹惜道：“你等可来不着了！往年间，我们院里，必做盂兰盆会，二位穷大哥，要吃点个斋饭，是容易的。今年不能了，我们庙内来些人，倒象闹丧的，因此不办了。”大的说：“你哥儿们既来，也无空回之理。如肯替我们打扫打扫，我自然与你饭吃。”二差听说，一个来接扫帚，一个来接斗箕，一面扫地，一面同小沙弥讲话，问道：“二位小师父，几时做和尚的？师父叫何名字呢？”二人答道：“我本是良家子弟，因自小多病，无奈做了和尚，起早至晚，烧香、扫地、念经。我师父真厉害，他的法号，人称‘九黄僧人’。小和尚说的无心之话，两公差闻言，不由心内一动。英公然向子仁挤挤眼：“九黄”二字对了！又见一人从外挑了一担菜蔬，往庙内送去，还有鸡鸭鱼肉。公然看见，要察访真情，叫声：“二位小师父，我今胆大，借问一声。依我想来，此乃善地。不知用此等物何故？既不办会，或是请客么？”小和尚见问，就望着大沙弥连忙努嘴。小沙弥方交十二岁，那知好歹，先就嘴快说：“穷大哥听我细细说来，千万外面勿要告诉别人！我家师真真厉害，手使单刀，有飞檐走壁之能，结交天下英雄，江湖弟兄。今日当东请客，故买鸡肉。还有一言，我们庙内缺少烧火之人，二位愿意，岂不是好？”二差听了此言，正中机关。子仁带笑，又问道：“令师想在庙中，我们进去见见，如其果能用我二人，深感大情。”沙弥见问，又低声说道：“我们家师，今日早晨进城，未回庙中，在城里尼姑庵内。七月十五办会，请客演戏，夜晚还放烟火。那女尼是我家师的干妹子，年纪二十多岁，生的美色。家师代他买的庙宇，传授他武艺，跨马抡刀，件件皆能。法名叫七珠姑姑，远近皆知。”大沙弥在旁听见，大喝一声，骂道：“小秃驴！你又混学舌！前者师父打谁呢？又说瞎话！叫师父知道，把筋还要打断了你的！”正说间，忽从内里走出一人，凶眉恶眼，粗壮高大，大叫一声：“大沙弥，后面的哥儿们叫你！”大沙弥答应，即忙跑进去了。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探消息知县看办会 请僧尼公差下说辞

且说施公见天色将晚，叫子仁到别处吃饭，既得真信，快快回衙。子仁答应：“一同出寺，进城禀报，好结此案消签，也算你我第一大大的功劳。”说着，满心欢喜。

且说施公从饭店出来，跟随那妇人，窃听哭诉告状的缘故，竟白跟了一回，不得明白。见天色尚早，不便回衙，“何不出城访访，等天晚回衙……”想过，迈步出了城门，可巧正遇二差，欣然而来。施公远远望见二差，是乞丐打扮，不由赞叹：“我且躲避，任他过去。”不意二人早已看见，随后跟来。施公进庙；公差紧行，也进了庙中。施公坐在台阶。二人一看无人，抢步下跪，叫声：“老爷，小的等奉差，访拿九黄、七猪，今在莲花院内。访得九黄与七珠，乃是干兄妹，系苏州人，先奸后拐到此。”施公听说，忧化为喜，又问：“因何名叫九黄、七猪？”二差说：“他徒弟曾对小的说过：因他师父背后有黄豆大的九个猴子，故名九黄；尼姑因胸前七个黑痣子，故名七珠。恶僧庙内，还有盗寇十二名，无所不为。”从头一一禀明。施公听说，沉吟良久道：“天色不早，你二人随我进城。天黑到十字横街，瞧瞧凶僧淫尼举动。”言罢站起。二差跟从施公进城。看那军民人等，闹闹吵吵，听那些人议论纷纷：也有说“县主比前任好”的；也有说“耳软听信衙役”的；也有说“私访爱百姓”的；也有说“县主真真清廉”的。正中一人，唤一声说：“你们住口，莫要乱说，仔细县衙人听见，你可吃不了的包子！”施公在众人之内，窃听闲话，为的是公案不结。抬头只见一片灯光，人语喧哗，又见挤挤嚷嚷：“到了！到了！”

施公站在众人之中，看见这法台上——正对观音庵门，搭了一座高台——台上结彩悬纱，花灯接满。正面设了一法座。座上一个和尚，浓眉大眼，满脸横肉；头戴佛冠，身搭红衣。口喧佛号，手叠佛印，混捏酸款。两边有众僧陪座。细看非尽男僧，还有女僧，一旁接音。年纪俱在三十上下。因七月佳节，天气还热，个个光头无帽，身搭偏衫，虽说接音，其中一人，杏眼含春，与凶僧眉来眼去，害笑颜开；还不住的东张西望，卖弄轻狂。施公看罢，又往台下一瞧，正中设摆高桌，两旁板凳。数了一数，一边九个尼姑，两边共十八位，皆穿法衣，俱是光头脑袋。接打各样法器，年纪俱在二十上下，个个风骚，人人袅娆。虽无脂粉，俱是齿白唇红，面似桃花。虽然俱打着法器，口念佛语，也是视南瞻北，看那满面芙蓉，并无一点道心。贤臣看罢，暗暗点头：“怪不得搅乱江都！原来如此。这正位上坐者，必是九黄；且众尼之中，未知那是七珠？”细看桌子上首，有个打鼓钟的女僧，别有风流，较之众尼，更生美貌。施公看后，暗说：“难怪招惹僧俗乱心！”听见法器连打三阵，天有二更时分，施食放完，许多军民四散。施公同了二差，说：“这九黄、七珠原故，我全知晓。你二人明日先不用进衙门，还到莲花院中，千万小心，引诱小和尚，套问真情；把那十二名盗寇的根由，访明回衙，定计以便拿获。”二役答应，于是施公趁天黑回衙。

ZhongGuoGuDianGongAnXiaoShuo

施安迎接施公进房,净面更衣。酒饭用完,上床安息一夜。至次早,起来净面,吩咐点鼓升堂。施公坐了大堂,众役排班。施公伸手拔签二枝,向下叫王仁、徐茂。二人答应,即上前跪下。施公说:“你火速去把十字街观音庵七珠尼姑请来。本县要办吉祥道场;还到城外莲花院,把九黄和尚请来。本县要僧尼登坛。”二人答应,下堂而去。又往下吩咐,去请振守府;又派那些马步三班人役预备。

且说去请九黄、七珠的王仁、徐茂二人,会在一处同行,彼此闲谈县主之事,不觉来到观音庵前。一同步进庵里。那七珠淫尼,正在禅堂内,心中思想九黄和尚情浓,忽听院内走的脚步响动,心下惊疑。说道:“什么人?一定是施主送香来的。”想罢,喊一声:“小尼。”那里答应,来了小尼,走入禅房,满面笑迎。口称:“师父,不知呼唤弟子,有何吩咐?”淫尼见问,说道:“你快去看看,是谁在那里走的脚步响?”小尼闻言,忙忙跑出,一见二人,就问:“你们是那里来的?怎么往里硬闯?我们这是女僧所在,岂可轻易进来么?”二差听说道:“我们是县衙里头儿。你快去告诉令师,我们奉县主之命,来请七珠姑姑,立刻进衙去,办吉祥道场。”小尼一听,即回答道:“呵呀!原来是衙役老爷呢!略等一等,我回明家师,回头再来请你进去。”言罢,即转身进禅房,将公差之言,说了一遍。七珠一听,心中不解,说:“县主请我办事?……”细想:“施不全与我并无往来。闻近日众家寨主们,闹的多少人命案件子,莫非有什么知觉?若不去,他是一县之主,居他治下;若去,又恐不便。”沉吟一会,偶生一计,说:“有了,我何不如此这般允他?”遂叫:“小尼,请他们来见我。”小尼答应,出去把二差引入禅房。七珠偷眼一看,两差人不过是纓帽袍套,拐古唧当的打扮,鹰儿爪的相貌。七珠心烦,无奈口称:“上差,到此何干?”小尼献茶。二人一见,浑身软麻,神魂飘荡,意马难拴。人人说七珠美貌,今见方知话不虚传。淫尼与二差问了姓名。二差便说:“我二人奉县主之命,来请你到衙,办吉祥道场。须得尊驾亲自跟我们同去方好。”说罢,忪怔怔的歪着头,目不转睛,看着尼姑。七珠一见,暗骂二役,皮脸可恶,如不是王法之地,立刻叫你的人头落地。今施不全叫人来请,有些吉凶难定。我想城内人命极多,或有动静消息,亦未可知;倘无动静,不去,又是不便。沉吟一会:“管他什么,少不得要去走走。就有变动,料着外有九黄哥哥,众家寨主;自己又能飞檐走壁,马上双刀,何足畏哉!恼一恼马践江都,杀他个魂胆飞裂!就见他何妨?”想罢,假意带笑,叫声:“上差,不知单叫我进县,果还叫那别的人?”徐茂说:“请北关莲花院的九黄师父。你们就走罢,我家县主立候着呢!”七珠带笑说:“上差少坐,待我更换衣服,一同进衙。”二差听说就走,心中欢喜。七珠即换了一套新衣服出来,二差鼻子里,只是闻着阵阵的兰香。留神一看,真真可爱,一言难尽,把他个心中难熬,口内不住的赞叹,说道:“快走!”七珠出了禅房,叫小尼快来关门。小尼说:“来了。”淫尼在前,公差跟着在后,一同出庵。

且说徐茂相伴七珠进衙,叫王仁出城去请九黄和尚。王仁答应而去,不敢怠慢。出了北关,无心看那庙外之景,忙进角门;正往里走,抬头看见公然、子仁,倒吓一跳:他两个打扮乞丐的形相,在那里打扫山门后庭。王仁心下纳闷,方要上前说话,只见公然把手忙摆,子仁摇头抛眼;他二人恐有旁人识破了机关,走漏消息。王仁心灵,连连点头,往外而行。窃喜庙内无人瞧见。三人先后出了庙,走到僻静所在,各叙各人之事。王仁说:“奉差来寺,特请九黄进县。”公然、子仁听说,心下吃惊,叫声:“老弟!快些回去!

你想请他，万万不能。”王仁道：“还求二兄指教，小弟如何行法才好？”公然说：“贤弟！此凶僧大为厉害，单刀双拐，半空能行，过了楼房，如走平地。现今聚了许多强盗，个个武艺纯熟，万夫之勇。”王仁听完公然之言，不由噗哧笑了一声，叫声：“英哥，休要惊吓！俺在六扇门里走动，若要没此本领，小弟如何敢在公门应役？今日务要将九黄和尚请去。”又说：“只须如此这般，管叫他应允，二兄但请放心。”说罢，张、英二差站起，先进庙去。王仁略迟一会，迈步进庙，走至院中，一声大叫：“庙内有人么？”庙中走出僧人，一见就问王仁：“你是那里来的？是做什么的？”王仁道：“你说我是谁？”僧人带笑说：“你好像衙门中公差么？请入内堂吃茶！”王仁跟僧人走入庙堂，让坐敬茶已毕。王仁说道：“我无事不来，今领县主之命，立刻请你九黄师父，进县去办吉祥道场。”僧人一听，带笑说：“上差坐坐，待我禀明了当家，就来请你们去见。”说罢，迈步穿门，走入密室。九黄和尚正同十二个响马饮酒作乐，忽抬头看见小僧，说：“你不在外面照看门户，为何进来？”小僧就将王仁之言，告诉九黄。九黄心中不悦，带怒道：“你去回复他，就说我少时出来见他。”小僧答应，出了密室，来见王仁说：“我师父就出来。”且说凶僧听得公差来请他，望着众寇说道：“列位寨主，依我想来，施不全差人来请，不知是好意，是歹意。同你们倒要商议商议，方保无事。且闻他诡计多端，狐媚假道，若进衙，恐其不便。”众寇见问，一同说道：“虽说是你们所行之事甚大，我等料大胆之人，不敢惊动于你。江都文武官员，何畏之有？如有风吹草动，战马撒开，杀得他个江都县天昏地暗！请你，你就去见他何妨？随机应变，见景生情。若设坛场，你就念经。自今来往走动，你我交好，又怕何人？我们在此打听消息。九哥又能走壁飞檐。果有不测，弟兄都住这里，一同努力上前，杀官劫库，把人斩尽，翻城变海。我等高山啸聚，官兵无可奈何！”凶僧一听，心中大喜道：“众位言之有理。你们在此，我到前面，见他有何言语。若是礼貌恭敬，我就应允；倘是自夸上差，即便把他杀了。”说罢站起，凶僧歪歪斜斜出来，狂言大话：“何人请我念经？九老爷不受钱的。”王仁看见九黄凶恶，暗道：“倒应了他二人之话，自应小心。”便问小僧：“这就是你当家的师父么？”小僧说：“正是。”王仁恼在心内，忙移步至凶僧面前。见九黄闭目合眼，酒气喷人。王仁心中灵明，走至九黄身旁，带笑道：“大师父好呵！”九黄虽醉，心里明白，听公差问好，把醉眼一睁，答道：“我好！你好么？”王仁肚里骂：“好个撒野的贼秃，令人可恼！”又暗想：“且住！我来求他，少不得下些气儿。”无奈何，答道：“承重九老爷一问，何以克当。”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公差请凶僧 守府助贤臣

且说凶僧斜着两眼，说：“你就是县衙里公差么？”王仁答道：“我就是。特奉县主之命，来请九老爷法驾，进衙去办吉祥道场。故此小的方到宝刹惊动。”凶僧听说，心中不悦，叫声：“朋友，你可了不得了！你瞧不起人。我银钱多有，也不等念经的钱用。你

自己去说与你老爷，我不去的。”王仁听了，心中着忙：不去如何是好，不如再与他些软话，再看如何。忽听凶僧复又冷笑道：“岂有此理！江都县界内，除九老爷一人，难道众和尚都死完了？莫说施不全请我不去，不是九老爷说句大话，就是万岁爷宣我，我不去，也是平常的事情。”王仁一听，即忙带笑，打了一躬，叫声：“九老爷！不要生气！你老人家不去，小的该倒运了。如何回复县主之命？九老爷若不发点善心，小的回去，县主要将我活活打死了！九老爷是佛门弟子，无处不行慈悲，那不是行好么？我的九老爷，只可怜我王仁当差役的苦处，千万相求，开一线之路，求九老爷的法驾一行，我小的就得有命了。”凶僧坐在椅子上，正在生气，耳内只听得九老爷长，九老爷短，说了多少趋奉之好话，方见凶僧一笑，骂道：“鬼嘴的猴儿头！呕得你九老爷也没有法儿了。也罢！你九老爷如不怜你，这就苦了你。”王仁一听凶僧应允，喜不自胜，就连连打躬道：“真是救命了！谢过九老爷，少不得劳法驾起身。小的还有个伙计，先请观音庵的那一位七珠尼僧，进县共办道场，已经去了。咱们赶上，一同进县，县主一见齐到，岂不甚好！”凶僧听得明白，心中大悦，肚内暗想：“我当只请我一人，谁知还有七珠妹妹。如知请他，我早应允，大胆去也何妨？施不全若是诚心请我，没有什么歹意，大家平安。”心方想罢，说：“上差少等就去。”步入禅堂，往后而行。众寇笑脸相迎，问明原由，俱各敬酒已毕。凶僧进房，换上美色衣服，暗带防身兵器，辞别众寇，往外而走，叫道：“上差！你我同走。”王仁答应，出庙进城。

且说施公暗自付度擒九黄、七珠之计。差役进来跪说：“本城守府振大老爷衙前下马。祈老爷定夺。”施公一听，坐下摆手，说：“知道了。”贤臣忙出公座，下了大堂迎接。二位老爷，手挽手，说着满洲语。施公问守府：“阿哥好么？”振公回答：“好！”施公见堂上人多，不便言讲心事，吩咐：“尔等不必散去，本县与振老爷讲话，回来办事。”众役答应伺候。且说施公与守府进二堂坐下。长随献茶已毕。施公见左右无人，说道：“今日特请驾临，烦鼎力相帮。只因几件人命盗案。今日凶僧、淫尼，与众寇作了许多人命案件未结。现发差请九黄、七珠到县，假说作吉祥道场为由，拿他二人。除非如此这般，求老兄相帮，大事可定。”守府一听，答道：“自当协力捉拿。小弟暂且告辞回衙，好暗派兵马，早作预备。”施公送出守府而去。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水獭无知公堂告状 商人大意钱铺昧银

且说施公升座，忽见一物，自公案下爬出，站起望施公拱爪，口中乱叫。众役一见，上前就要赶打。施公见此物来得奇怪，喝住衙役不要打。细看原来是一个白水獭。施公口内称奇：莫非此物也来告状？想罢，高声大呼：“白水獭，你果有冤屈，点点头儿。引着公差，去拿恶人。不听我话，要来胡闹，立即将筋打断！”施公言罢，往下观看。众役也为留神。见水獭拱爪点头。这是怨鬼跟随，附着畜类身形，横骨撞腹，不能言语，口中乱叫，内带悲音。故此施公说：“大为怪事！”就知其中必有冤情，伸手抽签，叫值日公差：